

论陶渊明的民俗情怀

陈志刚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摘要:陶渊明用诗歌写了许多农村的祭祀、农时农事、习俗等生活和文化,写了一些广泛流传民间的先贤、侠士、贫士和远古帝王、神话人物。它们都或隐或显地表明陶渊明身上有着十分浓郁的民俗情怀。最能鲜明展现诗人民俗情怀的是“桃花源”世界,这是诗人基于民间诉求、民间理想而构筑的一个美好、幸福的理想世界。陶渊明的民俗情怀对理解陶诗之艺术风格、成就地位等文学史上仍有争议的问题有很大帮助。

关键词:古代文学;陶渊明;民俗;情怀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16)04-0011-06

从民俗的角度研究陶渊明其人其诗始于20世纪初,是随着民俗学学科的诞生而起步的。综观这方面的研究,陶渊明其人其诗与酒、菊、鸟等的关系备受关注,这的确与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深入探讨陶渊明民俗情怀的研究并不多,依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细致分析陶渊明诗歌中的祭祀、农时农事、习俗、先贤、侠士、贫士、“桃花源”等,由此体会陶渊明文艺创作蕴含的强烈民俗情怀。明了陶渊明潜存的民俗情怀,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其人其诗。

一、陶诗中的祭祀、农时农事和习俗

袁行霈先生说“田园诗是他(陶渊明)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门类。”^[1]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写农村田园风光、农村生活、农夫、农耕等,其中就有许多农村民俗的描写,包括祭祀、农时农事、习俗等。

第一,陶诗中的祭祀。《蜡日》诗写“蜡八”祭祀传统在民间的变异,彰显着“蜡八”祭祀悠久的历史背景。诗云“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2]

“蜡”,《说文解字》云“蜡,蝇胆也。周礼蜡氏掌除骴(骹)。”^[3]“骴”,《说文解字》云“鸟兽残骨曰骴。骴,可恶也。”^[4]《周礼·秋官司寇·蜡氏》云“蜡氏掌除骴。”^[5]意思是,但凡王国遇重大祭祀,就要命令州里清除不洁之物,比如鸟兽之残骨。《礼记·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飧之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也。”^[6]可见,大蜡之祭自伊耆氏(或以为即神农氏)开始,每年十二月天子都要求索、聚会各种鬼神祭祀之,表达人们对鬼神的敬畏、感恩,蜡祭蕴涵至仁至义的“君子”品格。“蜡”可以指人,即“掌除骴”的蜡氏,他是专门为王国举行重大祭祀前清除诸如鸟兽残骨之类不洁之物的官员。“蜡”是“求索”的意思,与历史悠久的“大蜡八”祭祀有关,蜡祭定于每年的岁暮(十二月),蜡祭求索各种鬼神举行祭祀,表达人对神的虔敬之心。总的来看,“蜡”不论是指人,还是指求索鬼神,或是具体的天子参与的祭祀——“大蜡八”,都与远古时期的祭祀有关。陶渊明将诗题命名为《蜡日》,无疑是有着“蜡八”祭祀的悠久历史背景的。

“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寒冬的风雪送

收稿日期:2016-04-17

基金项目:曲靖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与审美文化”创新研究团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志刚,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云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研究。

走了一年,严寒、风雪并不能阻挡春天的到来,颇有雪莱“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远吗”之韵味。“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房屋四周栽种着梅柳,冬日能欣赏梅花,春日能观赏春柳,四季不失春意。“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在岁暮迎春的时刻饮酒赋诗取乐,此真乃一副陶然自得的情趣。“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颇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乃是抒发隐逸情趣。《蜡日》与祭祀有什么关联呢?《蜡日》写了“蜡八”这一历史悠久的祭祀传统在民间的变异形态。《世说新语·德行》载:“(华)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朗)亦学之。”^[7]刘孝标引《五经要义》曰“三代名腊,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总谓之腊。”注引晋博士张亮议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飧之,岁终休老息民也。腊者,祭宗庙五祀。《传》曰‘腊,接也,祭则新故交接也。’秦、汉以来,腊之明日为祝岁,古之遗语也。”^[8]徐震堃先生引崔寔《四民月令》云“腊明日为小岁,进酒尊长,修刺贺君师。”^[9]可见,“蜡”、“腊”实际就是指现在民间依然广为盛行的腊月之说。“蜡”处年终岁暮新故交接之际,早已在民间形成“岁终休老息民”、“进酒尊长”之传统。《蜡日》描写饮酒赋诗、岁暮迎春实乃远古及夏商周祭祀传统在民间的变异形态。陶渊明抒发的去旧迎新的欣喜之情正代表着农村中下层百姓的普遍情感,虽然祭祀的色彩不浓,但还是约略透露出诗人的民俗情怀。

第二,陶诗中的农时农事。《诗经》开农事诗写作之先河,陶渊明是《诗经》以后以诗写农时农事的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诗人。陶渊明29岁为州祭酒时作《劝农》诗,云“熙熙令德,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气节易过,和泽难久。冀缺携俚,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垄亩。矧伊众庶,曳裾拱手。”“熙熙令德”是说尧、舜的农官后稷教民耕种的大恩大德。在古代重农、善农的“哲人”的鼓舞下,男男女女纷纷趁着农时耕作,农夫、桑妇不分黑夜地劳作。似冀缺、长沮、桀溺这般的“贤达”们都在田间辛勤耕种,何况我们芸芸众生,难道我们还要在这“和泽”的节气无所事事(“曳裾拱手”)吗?《劝农》共有六章,大概是仿《诗经》的写作体式,与《豳风·七月》中“同我妇子,饁彼南亩”、“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的描写非常相

似!可是,《劝农》与《七月》抒发的情感是不同的。《七月》以“赋”的手法铺排农夫一年的辛勤劳作,劳动成果最后被“公子”(贵族)剥削,自己却受饿挨冻,怨愤之情不言而喻。《劝农》由人生衣食之重要出发,引出人生在勤的道理,其中就有不事耕作的士人的惭愧之情,该诗第五章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檐石不储,饥寒交至。顾余俦列,能不怀愧?”只有辛勤耕作,才能保障衣食所需,这个认识已然成为民间遵循之朴素而普遍的风尚,于此也可见陶渊明的民俗情怀。

当陶渊明坚决地从官场归隐田园后,他写的农时农事诗与农村风俗风情已经完全融合了。作于诗人55岁时的《归园田居》5首堪为代表,兹引第二首如下:“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此诗主旨虽在“罕人事”、“绝尘想”,但也鲜明地写出了农村农事之真实状况。农人相遇,谈论的话题几乎都与桑麻(庄稼)有关。庄稼在生长,可是“我”的忧虑却更深了,生怕遇上“霜霰”等自然灾害,“我”的忧虑其实就是广大农人的忧虑,这难道不是一种民间风习吗?袁行需先生说“‘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非躬耕不能由此心情。”此言于陶诗体味甚深。

《归园田居》5首集中描写了农村的农时农事和与农时农事有关的农村风俗风情。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其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其三)“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其四)“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其五)上引诗中,有写安详、宁静的农村生活的,有写农耕艰辛的,有写怀念故人的,有写邻居和睦相处的。如果将这些描写组合连接起来,一副透着朴实、自然民风民俗生活画卷不禁跃入我们的眼帘,充满民俗风情。

我国远古帝尧时有一首民谣——《击壤歌》,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云“帝尧陶唐氏,……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十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清代沈德潜《古诗源》选的第

一首诗就是《击壤歌》，沈氏论曰“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10]沈德潜将《击壤歌》视为我国诗歌之祖。陶渊明多用诗歌写农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习惯，如“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为何反复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村生活习俗呢？一方面意在以自食其力的农耕生活反观贪污横行、尸位素餐的官场生活，以此坚定归隐志趣；另一方面，表达诗人对“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答庞参军》）生活及这种农村生活风俗的无比喜爱。

第三，陶诗中的习俗。我国农村有饮“春酒”之习俗。冬天酿造，至春方成，故言“春酒”。《诗经·豳风·七月》云“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周礼·天官冢宰》载有“酒正”、“酒人”。这说明冬天酿酒、春天饮酒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后来，这种传统自王室、贵族阶层流向民间，进而凝定为农村习俗。陶渊明诗中屡屡言及“春酒”，有时用其他的词语修饰“酒”，这应该与他归隐后耳濡目染农村饮“春酒”之习俗不无关系吧。《停云》云“罇湛新醪，园列初荣。……静寄东轩，春醪独抚。”《时运》云“清琴横床，浊酒半壶。”《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云“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饮酒二十首序》云“偶有名酒，无夕不饮。”《读山海经·其一》云“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拟挽歌辞三首·其二》云“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就连其《自祭文》也有“羞以嘉蔬，荐以清酌”之说。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这是我国广大农村人人皆知的风俗习惯。这种风俗习惯在先秦典籍中多有表达，如“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周易·系辞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之节也”（《管子·形势解》），“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墨子·三辩》），等等。陶渊明诗中多次写农村春种秋收之风俗。《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云“贫居依稼穡，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饮酒·其一》云“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归去来兮辞》云“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

西畴。”《自祭文》云“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这表明，陶渊明在长时间的归隐生活中的确深受农村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习俗的影响。

陶诗写农村四季习俗，写出了不同季节的风物特征。《拟古九首·其三》云“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仲春时节，春雷阵阵，时雨降临，冬眠的动物苏醒，草木开始发芽，燕子回到旧巢。《礼记·月令》载“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是月也，玄鸟至。……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11]上引陶诗中的描写与《礼记》的记载是何其相似！他如“春花”、“九夏”、“重九”、“秋菊”、“秋霜”、“寒日”……尤其是“秋菊”，已然成为陶渊明的象征。“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其华，寄怀于言”，“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可见，陶渊明确实爱菊，其爱菊源自民间习俗，在后代被人称赏而积淀着深厚的文人意蕴。北宋学者周敦颐《爱莲说》云“晋陶渊明独爱菊。……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清代沈复《浮生六记》中说“惟每年篱东菊绽，积兴成癖。”^[12]可以说，秋菊自屈原至陶渊明再到后世文人，经历了一个由雅到俗再到雅的路程，陶渊明爱菊蕴含的民俗意味使得其整个人显出自然、真实之风采。

二、陶诗中的先贤、侠士、贫士和 远古帝王、神话人物

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在民间就会形成往圣先贤、昏君奸臣的传说。陶渊明用诗歌写了一些已逝的贤能、侠义之士，这些人士无疑还活在广大的百姓心中。陶渊明写贤士、贫士、侠士，固然是欲效仿这些先贤、侠士、贫士，去历史中寻找知音，从而坚定自己的隐志愿趣。然而，我们也不能排除诗人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这些人依然活在当下，隐居田园的陶渊明也许时常听到农人们闲暇之余谈论这些流芳后世的士人。

《詠二疏》云“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目汉庭中，二疏复此举。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钱送倾皇朝，

华轩盈道路。离别情所悲,余荣何足顾!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厌厌闻里欢,所营非近务。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

“二疏”指的是西汉的疏广和他的侄子疏受。汉宣帝时,疏广为太子太傅,疏受为太子少傅,叔侄为太子老师5年。后来,他们称疾辞官归故里。归故里后,在家设酒食,与族人故旧宾客朝夕宴饮娱乐,疏广的子孙请“老人”去劝说疏广,而疏广却说“吾岂老諄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看来,“二疏”值得后人称道之处有两点:一是遵循天道自然,功成身退;二是教子有方,人生在勤,不能依赖别人。陶渊明写诗赞叹“二疏”,概因“二疏”之人生旨趣与己谐和。袁行霈先生说“此诗赞颂二疏功成身退,知足不辱。渊明虽无挥金之事,但其道相通也。”此说甚有理。西晋士人张协也有《咏史诗》赞美“二疏”,可见,“二疏”在士人、百姓中的知名度是很高的。陶渊明《咏二疏》是顺应民间风习的。

《咏三良》赞颂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秦穆公死,以国人殉葬,三子在列,国人甚为悲哀,《诗经·秦风·黄鸟》即写此事。陶渊明沉痛地写道“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三良为报秦穆公之恩以身殉义,陶渊明既称扬他们忠贞仁义,同时对他们之死无限伤感。在民间,百姓对如三良一样的仁人志士也是既称颂又哀叹,通过这种情感的抒发表明民间立场。

《咏贫士》叹饥寒贫穷之忧、安贫之志和引古代贫士为知音。在民间,百姓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有赖于年成。在年成不好的时候,就可能要受饥寒的威胁。自然灾害、战争、官府的剥削是百姓最害怕的。然而,农村仍遵循仁义之风,即使陷入贫寒,人们还是依靠本分度过危机。百姓对那种“穷斯滥”(《论语》)的行为是痛恨有加的,这就是习见的乡风民约。“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陶渊明以古之贫士自励,这些贫士有“处常得终”的荣启期、“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黔娄、“不干人”的东汉贫士袁安、“闭门养性,不治荣

名”的张仲蔚、辞官后过着清贫生活的黄子廉。陶渊明归隐的生活长时间处于贫穷中,他的生活也是广大百姓生活的缩影。百姓们虽然生活清贫,但是精神上快乐,所谓“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有的时候,陶渊明安贫固穷的生活态度还得益于他的农人朋友们呢!

古今对《咏荆轲》一诗颇多争论,大概有两种看法:一是晋室覆亡而不能报仇之伤感;二是表明陶渊明诗平淡之外的“豪放”。窃以为,从民俗的角度来看或许可通。荆轲是战国著名刺客,经过后世历史学家、文学家的抒写记录,其形象、精神已经渗入百姓血液中。当百姓们受到欺凌、剥削的时候,他们也渴望出现荆轲这样的侠士来解救他们。陶渊明隐居田园20余年,经常与农人接触,必定有许多机会了解、聆听百姓们闲暇时谈论的话题,比如:百姓喜谈古代侠士。《咏荆轲》写荆轲“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的豪迈气概,写荆轲“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侠士之怒,写“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的悲壮送别场面,惋惜荆轲刺杀秦王“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赞叹侠士荆轲广受后人崇敬。《咏荆轲》颇似诗人正向农人娓娓讲述荆轲的故事,其通俗性很能体现民间趣味、风格。

东晋鬼神迷信思想依然很浓,史学家干宝为“发明神道之不诬”而著《搜神记》就最能说明问题。东晋民众因此喜谈、喜听怪诞神异之事,这也是当时的民间风习吧!受生活环境的影响,陶渊明对怪诞神异之事也很感兴趣。要知道他少年时代是“游好在《六经》”的,那么,其欣赏趣味的改变当在29岁归隐之后。最能体现诗人上述情趣的就是组诗——《读山海经十三首》。袁行霈先生认为“显然是闲居躬耕时所作”。“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玉堂凌霞秀,王母怡妙颜”。神游上帝所居之“玄圃”、“崑墟”,故“恨不及周穆,讬乘一来游”。再如:为西王母取食的“青鸟”,太阳居所的神树“扶桑”,长在赤水岸边的“珠树”,员丘山的“不死树”,饮之不老的“赤泉”,逐日而死的夸父,衔木填东海的精卫……可见,陶渊明归隐后长期生活在民间,耳濡目染民众兴趣,自己也渐渐喜欢上这些怪诞奇异的传说故事,这鲜明地体现出诗人的民俗情怀。

《五柳先生传》“赞”云“无怀氏之民欤?葛

天氏之民欤?”无怀氏、葛天氏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吕氏春秋·古乐》记载葛天氏之世留有“葛天氏之乐”这样的古歌谣。《与子俨等疏》云:“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羲皇上人”指伏羲氏以前的远古真淳之人。

综上所述,陶渊明用诗歌写了贤士、侠士、贫士,还写了神奇怪异的远古帝王、神话传说等。这些诗歌大多写于诗人归隐之后,这表明,诗人不可能不受到广泛流行于民间的乡风民约、世俗趣味、鬼神迷信思想等民风民俗的影响,个人的情趣爱好遂逐由“游好《六经》”转向“田家语”。可以说,如果没有长时间隐居生活所体验、接触到的民风民俗的影响,没有长期积淀的民俗情怀,陶渊明也不大可能写出上述与田园诗迥异的诗歌。陶渊明《拟古九首·其二》云“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其实,诗人自己就深受乡风影响。

三、“桃花源”

由于各家关于陶渊明的年岁说法不一,如果取365年至427年之说,那么,《桃花源记并诗》大约作于420年以后,即刘裕代晋建宋之时,属于陶渊明晚年之作。《桃花源记》中的“武陵”在湖南,陶渊明在江西,“桃花源”只可能是虚构的理想生活环境。《桃花源记》中的人不是长生不死的神仙,而是有生有死的与现实没有丝毫差别的普通人。一理想,一现实,这就很有意味了!这很像《诗经·魏风·硕鼠》中“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国、乐郊)”那种美好的理想国。社会中下层的百姓们就很有这种既理想又现实的精神状况,他们一方面深感现实中的剥削、压迫,另一方面总是主观幻想脱离现实去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国去。在这一点上,陶渊明已然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民间普通人,他对“桃花源”的幻想其实也是生活在动荡时代的民众的真实想法。正是民间风俗习惯、民间疾苦、民间渴望推动着陶渊明创作出这一闪烁民主光辉的诗篇,特别能彰显诗人的民俗情怀。袁行霈先生指出“渊明所关心者原是其本人之出处穷达,《桃花源记并诗》则超出个人之外,而及于广大人民之幸福,此点应特加标举。”我想,袁先生提醒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陶渊明民间趣味和民俗情怀吧!

《桃花源记并诗》均为长篇之作,兹不拟全文引录,且引录片段如下:“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有田有地、有屋有粮、和睦相处、怡然自乐,这种生活难道不是广大中下层百姓们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吗?这无疑蕴含深厚的民间色彩。再看桃源中人是怎样对待陌生人的,他们问清情况后,热情邀请渔人到家里做客,“设酒杀鸡”,用最隆重的礼节欢迎这为不速之客。其他村人同样很热情,轮番招待渔人。《老子》倡导“小国寡民”的社会,但他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其“愚民”思想是存在的。陶渊明构筑的“桃花源”却丝毫没有“愚民”思想,反而蕴含民间历来具有的反抗意识。如果用时髦的话说,陶渊明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民间知识分子,其身上的民间、民俗情怀是特别浓郁的。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没有赋税,和睦相处,淳厚古朴,快乐生活,顺应自然,不用智慧。这是典型的农耕生活、农业文明。这种生活、风习不知是多少时代的多少民众的美好理想,可以说是一种持续而强大的民间诉求、民间理想。陶渊明以诗歌的方式倾诉着这一民间所求和民间理想,由此呈露出其身上浓郁的民间色彩和民俗情怀。

总之,陶渊明长时间生活在民间,其思想、情趣都愈来愈接近那个历史悠久的民间传统。民众都渴望过上安居乐业、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如果现实阻碍这个理想的实现,民间就会有怨恨和反抗。陶渊明用诗的方式表达了这个亘古不变的民间理想,也因此显现出其民俗情怀。

四、结 语

陶渊明的《蜡歌》写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蜡八”祭祀传统,他继《诗经》后第一个喜爱写农时农事和农村习俗的诗人,由农村春种秋收体味人生在勤的道理,构筑了一副朴实、自然且有着浓郁民俗风情的农村生活画卷,表达了士人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村生活的热爱,让读者领略了“春酒”、“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以及农

村四季风物风情。为了坚定自己的隐居住趣,陶渊明用诗歌写了许多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先贤、侠士、贫士,写了流传在中下层百姓中的传说中的远古帝王、神话人物。这隐约表明长时间隐居田园的诗人受民间情趣影响所发生的趣味改变历程,说明陶渊明身上的确有特别深厚的民俗情怀。最为鲜明地体现陶渊明民俗情怀的是他描摹的“桃花源”世界,诗人融入民间,深刻感受到中下层民众的理想生活愿望,就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桃花源”世界。通过“桃花源”的建构,呈现出诗人身上具有的浓郁的民间色彩和民俗情怀。

朱光潜先生将陶渊明视为与屈原、杜甫、苏轼一样伟大的中国诗人。以陶渊明为坐标,他指出屈原“想安顿而中没有得到安顿”,指出杜甫“不免有意雕绘声色锻炼字句”,指出苏轼“爱逞巧智,缺乏洗练”,高度评价渊明曰“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13]朱先生的评论是有道理的。可是,具有陶渊明风格的“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是怎样形成的呢?对这个问题,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陶渊明之所以能跻身伟大诗人之列,而且几乎完美,其中原因很多,但他诗文中蕴含的浓郁民俗情怀无疑是其“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诗歌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

梁代钟嵘《诗品·宋徵士陶潜》云“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

宗也。”^[14]

“世叹其质直”、“岂直为田家语耶”云云,乃钟嵘替陶渊明辩护之词,钟嵘的意思是不可径直以“田家语”看待陶诗,他认为,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乃源于“隐逸诗人之宗”的独特生活环境和人生情趣。正是由于陶渊明独特的生活环境和人生情趣,其诗才被当世士人视为“质直”、“田家语”,因之大不同于东晋主流诗风。其实,大概正是因为诗人长期过着隐逸生活,逐渐养成当时士人普遍缺失的民俗情怀,进而濡染、引导着诗人写下诸多被东晋主流诗坛目为“质直”、“田家语”的不朽诗篇。

参考文献:

- [1] 袁行霈. 陶渊明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00.
- [2] 袁行霈. 陶渊明集笺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310.
- [3] [4] 许慎. 说文解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281, 86, 381, 383.
- [5] [6] [11] 杨天宇撰. 周礼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548, 316, 177—179.
- [7] [8] [9] 徐震堦. 世说新语校笺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7—8, 8.
- [10] 沈德潜. 古诗源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
- [12] 沈复. 浮生六记 [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5: 33.
- [13] 朱光潜. 诗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247.
- [14] 陈延杰. 诗品注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41.

Discussion of Tao Yuanming's Folk Feelings

Chen Zhig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Yunnan 655011, P. R. China)

Abstract: Tao Yuanming had written many poems which contain country sacrifice, social customs, life, work and cultures. He had written folk's elders, knights, poor scholars, emperors and myth characters. They were rich folk feelings of Tao Yuanmin. Taohuayuan could behave poet folk feelings which were based on folk ideal of beauty and ideal world. Tao Yuanming's folk feelings have a lot of help to understand the poet's poetry style and achievement.

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Tao Yuanming; folk; feelings

[责任编辑: 杨世武]